

## 第二十二回 許銀屏名園觀畫景 松寶林高閣理瑤琴

前回說寶珠、銀屏同榻，一覺醒來，天已大明。紅玉送上兩盞冰燕湯，二人吃過，停了一會，起身梳妝。銀屏梳頭勻面，寶珠仍是男妝，教紫雲取出袍服來，要上衙門。銀屏道：「今日陪我談談。」寶珠道：「一會功夫就回來的。」寶林起身最早，已經妝飾齊整進來，大家讓他坐。銀屏道：「大姐起得這麼早？」寶林道：「妹妹也不遲。」寶珠道：「姐姐，吃過點心沒有？」寶林道：「早已吃過了。」寶珠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拿蓮子進來吃罷。」綠雲將兩碗蓮子送了上來。

寶林道：「娘吩咐廚房裡，替你們下面了。」寶珠道：「教他們趕快些，我吃了還要進衙門呢！」銀屏道：「我教嫂子陪陪我，他一定要出去。停回同我們去逛逛園子。」寶林道：「一刻就回來的。至於逛園，不甚便當，外人瞧見，成個什麼意思？我同紫雲陪你罷。」三人到前邊吃了面。寶珠教外邊傳伺候，辭了銀屏、姐姐出去。銀屏拉了紫雲、寶林出房，到夫人面前，談了片刻，對寶林道：「我還到大姐姐房裡細看看。」寶林道：「沒有看頭，蝸居的很！」

銀屏先走，寶林、紫雲隨著到後進來，寶林道：「那邊是賬房，這邊坐坐罷。」銀屏進內一看，是明三暗五，還有兩個套房，收拾得十分富麗。中間一帶玻璃屏，隔著外間，淨幾明窗，排著琴棋書畫。轉進裡間去，上面一個紫擅落地罩，一張玻璃大牀，錫帳金鈎，紅須繡帶，牀上羅衾鴛被，疊有二三尺厚，五彩絢目，香氣襲人，衣櫃書架，陳設得燦爛輝煌。推開一扇鏡屏，內裡有個小天井，玻璃篷罩，作向套房裡一望，迎面一張大炕，幾上擺著個大玉瓶，一枝孔雀翎，有五尺多長；寶鏡妝台，其精工華麗，同寶珠房裡大同小異。

銀屏略看一回，贊了幾句，轉身在正房坐下，見處處房裡掛著寶劍，問：「這許多劍，有何用處？」紫雲道：「這是大小姐最愛的東西。」銀屏道：「姐姐會舞劍？」寶林道：「不會。」銀屏不信，紫雲道：「是真不會舞。」銀屏道：「究竟這些劍可有好的？真寶劍想來是尋不出的。」寶林道：「我牀欄杆掛的，同壁上是一對。這支雖不是寶，也就削鐵如泥，吹毛可過。」銀屏道：「取下來瞧瞧。」

寶林將壁上的一支劍取在手中，遞過來。銀屏細看，見鞘子是金鑲玉嵌，七寶裝成，卻拔不出來，道：「怎麼不得出來呢？」寶林道：「我來。」隨手掣出，其亮如雪，其利如風。銀屏有些害怕，忙道：「套起來罷！」寶林一笑，將劍入鞘。銀屏道：「倒沒有人敢闖進來做混帳事呢。」寶林啞道：「你真是狗口裡生不出象牙來！」彩雲等送過茶，銀屏道：「我們逛園去罷。」

寶林吩咐彩霞出去傳話，著花兒匠以及各處院中執事人，齊教出來，只留老園丁在內；又傳幾個老婆子都進園伺候茶水，帶了紫雲還有五、六個小，慢慢由明巷踱進園門。過了幾層亭園，狂花撲鼻，香草勾衣，一帶疏籬花障，委委曲曲。順著走了一會，到一座小亭，略看一看，那邊就是一帶長堤，桃柳相間，河面並不甚寬，隔岸綠竹叢叢，看不見那對岸景致。沿堤走著，過一座小紅橋，接連一株松樹，密密層層。轉出松林，假山隔住，好象沒有路徑。由山洞入去，就是一條石路，仰視上邊，微微露著天；俯視石池，中有幾個金色鯉魚，穿來穿去，深處有張石桌石牀。

寶林道：「轉彎罷，那裡上月台，沒有什麼意思。」銀屏道：「我們瞧瞧再回來。」上了月台，一望看見並不是來的這條路，但見長廊曲檻，畫棟雕樑，好鳥醜醜，名花搖曳，猶如身入畫圖。又下了台階，出了石洞，一帶畫廊，進一個月亮門，是座花廳，三面五色玻璃窗，當中掛個猩紅夾紗金線簾子。

彩雲將簾子打起，吊在個點翠銀蝴蝶上面，裡邊陳設雅致，懸著匾額，是「松風館」，四人坐下歇息，早有老婆子送茶進來，小丫接了獻上。四人坐了一會，起身慢踱，穿過花廳，見一面峭壁，一面是水，而且河面甚闊。銀屏道：「沒有船，如何得過去呢？」寶林道：「那不妨，紫雲，你引路罷。」紫雲就前走，眾人隨後，順著峭壁，走有幾十步，有個花柵遮住，繞過山腳，現出一條羊腸小路，曲曲折折，竟看不見水了。不多遠，又到一處，是個船室，題著「枕流吟舍」四人入內，在窗一看，只見流水滔滔，鳴泉琮。四人憑窗閒眺，頑了一回。

走出船室，又到長堤，一座大石橋，高而且闊，兩邊紅欄。四人上橋，見兩行衰柳，低罩波心，幾點濃陰，平鋪水面；橋下五色金魚，往來游泳，不減畫上平橋景致。四人倚欄而望，心蕩神怡。紫雲指道：「那邊芙蓉，今年倒開得盛呢！」銀屏道：「我們何不去賞玩一番？」寶林道：「有船去近，岸上繞了去，有好半天走，只怕那金蓮要疼呢！」銀屏道：「這園子如此曲折，不知是誰的佈置。」寶林道：「本是個老園子，還是我們曾祖老太爺的賜第，在我們祖大爺手裡，托張山人修過一次，改了幾處。前年你二姐姐丁憂在家無事，我們商議，改造了許多。」

銀屏點頭道：「你們胸中，真有丘壑！」見旁邊有個漁竿，就拿起來釣魚，停了一會，順手扯起個金色鯉魚來，眾人大笑。銀屏四面觀望，見對面是個半山亭，頗為軒敞，面前一帶梧桐，環列如屏，背後一堆危石，疊成高峰，恰有十幾丈，好象香爐峰的模樣。峰頭上一道瀑布，由亭角邊噴珠漱玉，就如在樹頂上倒飛下來，向東一個大寬轉，瀉進竹林中去了。銀屏道：「好呀！惟有源頭活水來。我們既尋過源，何不再去溯流？」

於是下了石橋，隨著泉水走去。遠看這道水，好象礙路，及至行到近處，水卻流進石洞裡過去。進竹林深處，有一條花陣，列著人紋，六曲雕欄，排成亞字，上面一所庭院，明三暗五，玻璃西洋房，窗格盡糊綠紗，映得幾席皆青，鬚眉盡綠。擺列爐瓶等件，十分古拙。後邊有幾間小小退步，四人由後進出去，滿地下草鋪茵，繡鞋踏在上邊，綿軟可愛。

正在賞玩，見一隻白鷺從面前飛過去，銀屏忙看時，見他飛到一個樓檻上，歇了一翅，又飛回來，到菊花叢裡不見了。銀屏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那高樓所在是什麼？好象寶塔，怎的那麼高？」紫雲道：「是四宜閣。」銀屏道：「這命名，是何取意？」寶林道：「這有什麼難解，不過取四時皆宜的意思。樓有三層，園中景致，看得一大半呢！」銀屏道：「園裡有多少亭台？」寶林道：「正經名勝，也不過二十餘處。」銀屏道：「今天游不完，我腳倒走疼了，大姐姐倒還能走呢。」

寶林笑道：「我也是勉力奉陪。」銀屏道：「不如到樓上望望去，倒可以收覽名閨秀氣。」寶林道：「好雖好，也還有一會去呢。你教紫雲扶住你罷。」銀屏道：「可以不消。」寶林道：「你不要，由你，我是人扶的了。」紫雲道：「本來怪不得，大小姐的腳，太瘦很了，腳下沒有勁，站立不穩。」銀屏道：「那也不然，你小姐的腳還不瘦嗎？他還在外邊走動呢。」紫雲道：「是也。」

般瘦，比大小姐長多著呢，也是不能多走。」彩雲道：「這也有個習慣自然。」寶林目視眾人，大家會意，不言語了。

四人談著，分花拂柳，度水穿林，過了幾處峰巒，繞了許多亭閣，已到四宜閣前。這閣是園中的主樓，雖是個三層，連下面一層，算共是四層。向上一望，飛簷挫角，直矗雲霄。半邊依山，半邊傍水，有個白石台基，一帶的石欄繞護。面前是個十畝芳塘，還有些芙蓉，開得深深淺淺，清風一動，流水皆香。上邊有細銀絲，穿成簾子。

四人進內，見是十六間，作個八面樣式，面面開窗，都用厚的大玻璃鑲嵌。內裡也隔作八處，又分出陰陽明暗，各成形勢，竟是迷樓的款式樣子。寶林道：「你們領著我，還出不去呢！」紫雲道：「我也不甚清楚，彩姐姐還認得點。」銀屏道：「索性上去走走。」吩咐小丫頭在下伺候茶水，於是轉上樓梯，上第二層，是十二間，空出一轉迴廊，作了六面樣式，也是雕窗石檻，分作六處。一處一樣的擺設，有雅淡的，有奢華的，有古拙的，有堂皇的，有簡潔的，有富麗的，各不相同。游了一會，又上第三層，是八間，分作四面，外面又空一轉迴廊，也有石欄環繞，中間分作四處，窗格雕縷精工，陳設格外清雅，此處地勢既高，襟懷更爽，憑欄遠望，滿園景致，大概俱在目下。

俯視下邊，池水清漣，飄紅泛綠，石堤絮繞，好似玉帶一般。一條短短紅欄，直入松林裡面。對岸是一片寬闊地面，盡是竹林遮住。竹林內隱隱露出多少秋花，紅紅紫紫，辨不山什麼花來，但覺得紅綠相間，頗為可人。西北上是幽香谷，叢桂山房，接連小龍山，梅花嶺，那邊桃花源，杏花村，以及漁莊蟹舍。這些近處名勝，如在目前。還有些遠處，同背山的地方，看不明白。但見修竹成林，奇林拂影，好花欲笑，怪石凌空，山似列屏，水如環帶，有連有續，不犯不重，多處不見其繁，少處不嫌其略。

四人細細賞鑒，如在山陰道上，目不暇給。銀屏道：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我們一發上去頑頑。」四人又轉上來，卻是四間，分作亞字式，裡邊陳設不多，俱皆古雅，正中一張石桌，一個大銅鼎，一張瑤琴。眾人在窗口一望，覺得此身如在空中，飄飄然有凌雲之想，果然飛閣流丹，下臨無地。銀屏道：「很有個趣兒！」再看園中台榭，羅列如星，遠處人家，閭閻撲地。

寶林進來，坐下道：「我倒有些害怕了。」銀屏笑道：「我是你個知音，何不彈套琴我聽聽？就彈個《鳳求凰》。」寶林道：「這高處不要胡說，恐怕天上聽見。」銀屏道：「什麼鬼話？」寶林笑道：「你可知道『不敢高聲語，恐驚天上神』兩句麼？」銀屏道：「笑話！那我不管，你快些來彈罷！」不知寶林彈是不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蘭花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